

與李篤安主教對談

柯毅霖

（編者按：聖神研究中心研究員柯毅霖神父於二零零三年底在西安訪問了李篤安主教，多方面談論中國教會教務，敬請讀者垂注。）

問：請問你對教宗首席權採取怎樣的態度？

答：我們對教宗首席權的態度從來都是明確的。教宗是教會的頭，是實際上的頭，不只是名義上的頭。教宗對普世的教會，對每個地方教會都有直接的管理權，這個管理權也包括選聖主教在內。

當然，在現在中梵要建交的話，這也是一個問題。我們中國政府執行的是獨立自主的政策，怎

樣協調獨立自主與教宗的管理，當中有一個過程。

我相信中國政府和梵蒂岡都會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新主教的選舉。在目前局勢下，我們不能在未能得到政府批准的情況下祝聖新的主教。如果政府不反對我們提出的候選人，我們就報請聖座批准。一旦教宗沒有批准，那麼，我們是不會祝聖這候選人的。

問：請問你怎樣看二零零三年的「三個文件」？

答：如果這些文件是根據天主教會傳統而制訂的，我們認為可以接受。但是，絕對需要維護耶穌親自

建立的教會聖統制。宗徒們的繼承人主教的權利是真正的管理權。誠然，每一位主教都有他本身的局限性，但他們都應該像一個僕人那樣領導教會。主教的權利是名副其實的，是不能縮減成象徵性的標誌的。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主教領導教會。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積極促進平信徒參與教會生活。主教應該開放自己，接納平信徒的貢獻。但是，主教始終是領袖，他的作用是不能被架空的！

問：目前中國教會地上地下的關係如何？

答：所有的中國天主教徒都團結在同一信仰中。就我所知，教宗尊重雙方團體，號召大家和解、統一。一些地下團體說我們反對教宗。我是屬於「公開教會」的，但是，我並沒有背教，因為我堅決承認教宗的首席權。我們擁有相同的信仰，我們都與教宗保持一致。爲此，我們就應該在教會的傳統體制和教義中達至合一。

問：有關愛國會的問題？

答：在我們所處的情況下，我們注意到了中國天

主教愛國會的存在。如果它的作用是将教友們聚集在一起，那麼，是不應有問題的。愛國會不能凌駕於教會之上，應該在教會內，在主教的領導下。

問：據你所知，現在中國有多少天主教徒？

答：很難說。中國教會的教友沒詳細、正確的統計數位。很多教友也不願意登記。據我估計至少有八百萬。天主教教的教友發展的慢，可是一般背教的也少。解放後，有些人不信啦，可是大部分人原來有信教的都繼續信。而且教會家庭的子女一般都接受信仰，父母是天主教教的，一般兒女也是天主教教的。那麼人口在這五十多年來已經翻了一番，增加了一倍。解放的時候（編者按：陝西省）是十萬，現在是二十六萬或二十七萬，翻了一番還要多。按這個比例來說，全國也應該翻了一番多，解放初期的時候，天主教會的教友在全國有二百多萬，近乎四百萬（望教的和領過洗的近乎四百萬），現在應該說至少有八百萬。

問：我們看到中國面臨著社會的現代化，社會世

俗化的問題，教會應該如何面對這種挑戰？

答：我們教會的人，我們主教、神父都生活在社會中，修女也生活在社會中，會受到社會的影響。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也發展了，一般人對錢都十分重視，一切向錢看，這就意味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願意錢多一些，願意多享受。那麼這個思想是否也影響著教會的人呢？肯定也影響，尤其年輕人，覺得當神父是個苦事情。一個神父，他覺得自己不如同學，自己同學在社會上錢比他多，生活比他好。我們神父的生活比較苦，所以使有些神父在思想上也不安，不是那麼一心一意地盡好神父的職務，思想上在動搖著，這也是當今現代中國教會的問題，在年輕的神父中間，在年輕的修女中間存在的問題。

問：我想提出一個有關福傳的問題，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父母的信仰能傳下來嗎？

答：這牽扯到牧靈、福傳的問題。在往日的教友家庭，父母信教，就要兒女也信，父母覺得這是他

們的責任，從小就給他們傳授宗教知識。現在也如此，可是改革開放社會發展後，青年人享受、發財的思想也影響著信仰。我們在這方面工作做得不好，這也是我們當前一個重要的工作範疇。但在城市中，教外年輕朋友進教並不難，教堂中經常有年輕的教外朋友來。

問：你認為中國教會在近期或將來的信教的人數會上升嗎？質量會提高嗎？

答：當然，教會人數肯定在上升。按我們說的就是上升的。它是比較慢，我們的工作還沒趕上去。按說，教會經過一段困難的時候，教會應該有一個大的發展，我們還沒有一個大的發展，或許還沒到時候。發展是肯定發展，就是慢。

問：基督教發展很快，你能比較一下現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嗎？

答：在城市裏，在農村裏基督教發展都快，他們現在據說有二千萬，他們在解放時是七十萬，現在是二千萬，差不多二十倍。我們解放時四百萬（連

望教的帶領受過洗的)，現在八百萬，就算一千萬，也不過增加一倍，所以人家比我們快的多。

問：爲什麼？

答：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基督教講究傳教、講究結果子，每個人要結果子，例如，你必須今年要傳給五個人，結五個果子，不結果子的人你就沒有資格當教友，所以他們傳教比我們積極，我們包括主教神父都不是那麼積極，我們的傳達室的人見到來了人說：「我願意到堂裏去。」傳達室的人就說：「你到下午來，你到星期天來。」不是馬上把你接去和你談談話。可是，基督教人很歡迎，比我們熱心，比我們對待人態度好。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他們也比較寬鬆，不是要求那麼嚴格的。我們一般要求首先一星期要來參與彌撒，星期天一定要來的，不盡這個本分不行。可能這個婚姻問題呀，其他問題講的比較多，有時候他們就覺得「呀，一進天主教受約束太大了！」正因爲他們太寬鬆，所以他們就像那個泡沫經濟，他們

的根子也不太深，可能容易忽然就不見了。

第三個情況是，現在在城市裏，據我所知，比方大學的教授、知識份子，他們寧願進基督教，覺得基督教在家裏看看聖經就可以了，自己是個基督徒，他也不願意到教堂裏面去，一年去個一兩次就行了。這些人，有些知識份子很容易成爲基督教的基督徒。在同樣的條件下他覺得在那邊更方便，當然這跟第二個理由（原因）連帶的。可是認真的知識份子覺得天主教說的比基督教人說的更有理由，更認真的。認真追求真理的人，就覺得我們這些人說的比他們都深，都有理由。

問：你認爲在中國教會有沒有傳教精神？

答：確實還是有的，比以前還能多一些。我們這裡有一個修女，在那邊工作過的，她就說這個神父要求修女教友都出去傳教，有些人在那裏學，學了很短的時間，給神父打電話，神父馬上去，再一講就給他們受洗，受洗以後繼續要學。似乎受洗得快。教理講授太短。

問：你相信天主教的年輕人、小孩子會接受信仰並把信仰傳下去嗎？

答：中國現在的年輕人，實際上接受信仰還是比較容易的。現在實際上是我們傳教的最好時候。現在的知識份子、年輕人對宗教還比較感興趣。中國的經濟發展還不是那麼快，還沒有像國外一樣，醉心於享受。現在，宗教對他們來說是個新鮮事，他們很愛這個新鮮的事。我們若是熱心傳教，跟他們交談。他們會接受信仰，而且會把信仰保持下去。實際上現在是最好的傳播的時候。

在家庭裏面，實際上，比方在陝西，我們在這十幾年裏面，我們教會修士、修女、神父每年假期給他們辦要理班，教孩子們學習要理，當然，也要提倡父母要給他們教要理。

問：目前在傳教方面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答：我們的青年神職人員還是不夠成熟的，因為這十幾年裏面培養了一些年輕神父，一千多人，有的時間也太短，因為中間有斷代，老的太老，年輕

的太年輕，老的人帶不起年輕人，他們的共同語言少，所以有的思想也很混亂。熱心的固然不少，可是冷淡的也不少，傳教工作做得不好的人也不少。

問：神父的聖召是多抑或是少？將來怎樣？

答：聖召在八十年代是很多的。陝西是很多的，九十年代不如八十年代，現在不如九十年代，越來越少。當然我們陝西的神父已經多了，有二百六十人，我們還有很多的修生，所以陝西的人已經不積極的從孩子裏面培養他們走這條路。因這個原因，總的來說還是少了。

問：修女院或修生培訓情況如何？

答：拿我們這個神學院來作例子，我們神學院的神父現在是十六人，十六個神父在這個修院教書，在全國是最多的，可是總的來說我們的檔次比較低，都是從神學院出來的學生。教師素質低，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能當神師的少。按說，我們現在修生修女有二百人左右（按：實數是一百九十八人），神師少，這個修生的思想問題解決得不是那

麼理想，本來在培育方面，人格、心理的成熟還不夠的，這是第一步，首先要人格成熟心裏成熟，才行，因思想工作沒敢上去，所以有的人思想還是很混亂的，可想，在別的修院可能也是這樣的。在課程方面當然不高，在思想的教育方面也還是不夠。

問：危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主要的原因還是男女關係。當然這主要是靈修方面不足，靈修方面好的話，這方面就比較容易克服，靈修不好的話這方面就很難克服。有些神父在金錢方面犯的錯誤多，假設一個教區的錢讓某些神父拿到手裏，就麻煩了。還有一部分神職人員，他錢太少，教區沒有錢，教友不給他錢，他連彌撒都沒的，生活太困難，他就覺得神父的生活太苦，不幹了。確實有相當一部份教區很窮的，祝聖了神父連彌撒獻儀都沒有。在中國的大部分教區還不如我們，有的教區不發錢，教友沒有獻彌撒，很困難。

問：修女也有同樣的問題嗎？

答：也有，修女生活一般是比較苦的。西安教區的修女生活尚可，其他教區有的地方更要困難一點。

問：有些修女過了一日子才發現沒有聖召，是否還要繼續走下去？離開的話有沒有壓力呢？

答：這種情況都會有的，因為我們持著老觀念，既然進了修院就應該當當神父，進了修女會就應該當修女，不能中途退去。中途退去可能就是犯了大錯誤啦，就不好了。神父出了修院的話，就人跟他不來往了。舊的觀念還是有的，沒有充份尊重人的自由，沒有充份讓人自由表達自己的願望。分辨聖召的工作做的很少，在有的修會內，有的神學院內叫人分辨聖召，你來了不容易能走這條路，好好分辨分辨，我們沒有給人創造這種條件，一般不太認真的幫助人分辨聖召的，工作做得不足。

臺灣不是出了一個《就在厄瑪烏的道路上》光碟嗎，裡面就有一個分辨聖召的環節，我給他們播放了，也給他們講解了一點，給這裡的修生修女

都放了。個別地深入地幫人分辨，則不能夠了。

問：可否進一步談婦女在教會中的角色？

答：在中國，婦女在教會的角色還是差一些，我們的主教神父還有大男子主義，男權主義。我最近給他們講教宗的《奉獻生活勸諭》(De Vita Consecrata)。教宗就說，可能在教會整個來說，修女的地位還是低，有些神父還不是那麼完全尊重修女的。修女應該覺醒，整個教會包括神職人員應該從新考慮對婦女的想法。我給修女們講，你們跟主教、神父按人格人權是平等的，您們應該自尊，不要把自己看的太低。我們需要繼續地讓神父、主教認識修女在教會裏面的地位，她們能作很多的工作。我說，只有你們很好地學習，很好地做出工作成績，神父主教還覺得你們了不起。中國的封建殘餘思想還是比較多的，所以教會裏面也是。

問：您對年輕主教的想法怎樣，他們會很好地領導中國的教會嗎？

答：確實在中國，因為三十多年沒培養人，

現在或者都在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或者四十以下的年輕人，可是現在我們主教都很老，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八十歲以上的人，我算年輕人，所以肯定今後很快都是年輕主教，這未來十年內肯定都是年輕主教，我在十年內就會死了。我相信天主會幫助他們管理好教會。當然希望他們自己都很好努力學習，首先當個好神父。我相信是有希望的。

問：普世教會能從中國教會學到什麼？您想對普世教會說什麼？

答：我們還在困難中，我們覺得給耶穌作證還是不夠的，我們要給普世教會說什麼，我們好像很慚愧，沒什麼給的。

問：你想對此次訪問你的義大利雜誌說什麼？對義大利教會說什麼呢？

答：當然，教會的聖伯多祿、聖保祿宗徒都在梵蒂岡，就在義大利，義大利教友一般來說對教會是比較忠心的，希望向他們學習對教會的忠心。 □